

耿士伟编《聊斋文集》与蒲 松龄佚文的新发现

邹宗良

一

蒲松龄佚文《杨嵩年为潘牧仲暖居序》等四篇（详本文附录），并见于北京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两部清抄本《聊斋文集》。北图藏本凡四册。首列目录八卷，实则为第一、二两册之目，第三、四两册目录阙如。次为《聊斋先生文集序》，不署撰人，但据文考察，则为新城（山东桓台）耿士伟作。又次，为松龄五世孙蒲庭橘《聊斋文集跋》，次正文。四册之末，附淄川张元《柳泉蒲先生墓表》、同邑孙锡嘏《读聊斋志异后跋》与孙济奎《聊斋诗文集跋》。

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本凡三册，前二册亦八卷，有目，后一册无目录。细检其篇目序跋，则与北图所藏本全同。此本卷四《章邱钟公寿序》，“邱”字作“邨”，北图藏本仍之；而册末所附之孙锡嘏《读聊斋志异后跋》，全为三叶，其第二叶末为：“此即比干宝《搜神》、《山经》志怪、张华《博物》、任昉《述异》，更能翻新出奇，为雅俗所共赏。而后之效仿此者，若”，应接第三叶起首“《谐铎》、若《秋坪新语》、若《夜谈随录》、若《子不语》，各有取义，而品斯下矣”之句，此本以装订之误，错接孙济奎《聊斋诗文集跋》。北图藏本，因沿误为“……而后之效仿此者，若篋，乞名流序而刻之。善哉此举，非

独成艺林快事，且使聊斋先生之遗笔剩墨长留天地，洵可谓摅怀旧之蓄念，发潜德之幽光者也”。后篇《聊斋诗文集跋》，因并误为“鹤峰耿君，由内阁中书改授蜀中县令，因读礼家居，延吾弟课其子，谈及聊斋诗文未刻，鹤峰慨然自任，拟待服阙，携往行《谐铎》，若《秋坪新语》、若《夜谈随录》，若《子不语》……”。两处俱于叶中误接。前后比勘，错处了了。由此而知，北图藏本与北大藏本实为一种，北大藏本，乃北图所藏《聊斋文集》的祖本。

北大图书馆所藏的《聊斋文集》抄本，纸有绿格，白口，上鱼尾，四周双边，版心下镌“曲阜孔氏钞书”六字，知抄录者为曲阜孔氏。卷首之《聊斋先生文集序》云：

……乙酉冬，奉先君讳旋里，避家难徙居来淄。向与同年友孙星垣善。星垣居近柳泉，素称博雅，现经秉铎邹峰，遂延介弟星阶课子侄读。偶于谈次，见其案头有《聊斋文诗稿》一册，亟取视之，乃年伯东泉先生从兵燹之余历年搜辑，手订成帙者。伟因获借抄，而意有未足，又介星阶于蒙泉宓先生处假得旧本若干卷，删讹去复，亲加厘正。数月之间，居然就绪。虽于当日全豹，十不获一，而先生抱才不遇，奇光瑰彩发为文字者，二百年来犹觉奕奕如新。是亦予生平快事也。近复接星垣致函，历叙此稿散亡颠末，乃益叹其迭经世变，千回百折，不绝如缕，以延及于今日者，殆有数存焉，而岂偶然之故哉！今既搜有成数，谨分为八卷，订作四册。首列拟表、律赋；次列书陈时政并文诰与循良官箴、人世要则，见先生虽未登台阁而才堪拜颡，虽未历仕途而志蕴经济；三卷列记；四卷列序；五卷列论、跋、笈启；六卷列铭志、行实、祭文；七卷列尺牘书；八卷凡迹近游戏实擅才藻者，列为杂著殿焉。另编古近体诗，分为上下二编。缮度行篋，俟延求当代巨公、文坛宿儒鉴选付梓，俾传永世。更有募

疏、婚启、祭文若干篇，似涉应酬，另为哀存，用备采录。

今见北大与北图所藏抄本前列八卷之目，与序文所叙内容正同。而后之不列目者，计119篇，几乎全为募疏、贺序、婚启、祭文之属，也与序文所言正合。《聊斋先生文集序》但称“伟”而不署其名，然与孙济奎《聊斋诗文集跋》并观，是此序作者即由内阁中书改授蜀中县令的“鹤峰耿君”。清光绪二十年甲午（1894年）袖珍山房石印本《聊斋先生遗集》末附《跋》文，与此序内容大同而小异。《跋》署“光绪十九年癸巳榴夏乡后学耿士伟谨跋于蜀西巴县官廨”，是抄本编订者为新城耿士伟无疑。据石印本所附的耿士伟《聊斋先生遗集跋》：“……缮度行篋，即于丁亥（1887）初夏，携赴粤峤。溯江至汉阳，适武峙东观察见面留阅，欲代锓行。迨由粤返，武君已解组，此稿遂流落鄂渚，屡索无从。幸壬辰（1892）春，同年孔斐轩巡莅汉黄，为极力物色，始获原本。诗稿全失，其余亦剥落非旧，而斐轩遽归道山。伟见是书隐见闪烁，殆有数在，恐愈久愈无以延其传也，爰就仅存者略加詮次，付诸剞劂。俟获诗稿，再为续刻。”是经此一劫，失而复得之后，耿士伟编订的《聊斋文集》原貌已不复见。石印本《聊斋先生遗集》后经国学扶轮社、世界书局等多次翻印，仅存文46篇，分为上下两卷，只是耿士伟原订本的劫后余篇。

《聊斋诗文集跋》的作者孙济奎，淄川人，同治三年（1864）山东乡试举人，与耿士伟同科。济奎于同治十三年选授山东邹县儒学训导，星垣应是他的字。在这部《聊斋文集》所附的《聊斋诗文集跋》中，孙济奎曾谈到蒲松龄的诗文稿藏在家中的一小楼上，后遇楼圯、兵灾而散失，其伯父东泉公“多方求索，极力搜罗”的情况，并云：“兹何幸，数十年所有志未逮者，竟成于吾同年友鹤峰之手乎？鹤峰耿君由内阁中书改授蜀中县令，因读礼家居，延吾弟课其子。谈及聊斋诗文未刻，鹤峰慨然自任，拟待服阙，携往行篋，乞名流序而刻之。”耿序中亦有“近复接星垣

致函，历叙此稿散亡颠末”之语，因推耿士伟所接到的孙济奎致函，当即包括孙的书札与这篇跋文。被耿士伟延为塾师并助其编成《聊斋文集》的孙济泰（星阶），乃孙济奎的伯父之子。据石印本《聊斋先生遗集》所附的耿士伟跋文，士伟服阙南行的时间为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的夏天，而经他手订的《聊斋文集》原稿旋在汉阳被人取去，至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始托人索回，然已“剥落非旧”。而翻检同一年修成的《邹县续志》，在“纂修姓氏·协修”一栏中却赫然印着孙济奎的名字，是知孙济奎直到此时仍在邹县儒学训导任上。推测当时的情况，耿士伟最初从济奎的从弟孙济泰那里获得了《聊斋文诗稿》，在编订文集、诗集的过程中又曾得到济泰的帮助，他在服阙南下时也给孙氏留下了经过重新编订的《聊斋文集》和《聊斋诗集》的副本。所以，虽然耿氏手订的原稿在流传中散失，但其留在孙家的副本则被保存了下来。孙济奎在邹县任儒学训导多年，而曲阜为邹县邻邑，两处相距甚近。那位“曲阜孔氏”大概就在这期间结识了孙济奎，并从他的手上借抄了这部《聊斋文集》，从而使这部为耿士伟等人甚为感慨的抄本得以存传。

关于聊斋文的总数，蒲箬《柳泉公行述》说：“一时名公巨卿，日以文事相烦，如代渔洋先生作征诗启，唐豹岩先生属作生志，与夫寿屏、锦幛、叙、跋、疏、表、婚启等文，凡四百篇。”蒲松龄研究专家路大荒先生生前以数十年的时间广为搜求，被其收入《蒲松龄集·聊斋文集》的作品达到四百七十余篇。近年来，经一些研究者悉心搜求，蒲松龄的佚文屡有发现，可以确认为聊斋文的作品已达五百三十余篇。由于曲阜孔氏的抄存而流传下来的耿士伟订本《聊斋文集》，收文达二百七十四篇，超过现存聊斋文之半数。这部《聊斋文集》是耿士伟在孙东泉《聊斋文诗稿》的基础上益以苕蒙泉旧本“删讹去复，亲加厘正”而成的，对于今后蒲松龄著作的进一步整理校勘具有重要价

值。这部抄本的存在，无疑是蒲松龄研究中的一大幸事。

二

这次辑出的蒲氏佚文，《杨嵩年为潘牧仲暖居序》见于耿编《聊斋文集》卷四，卷首目录作《为潘牧仲暖居序》，当是代同邑友人杨万春而作的。《淄川县志》卷五《选举志·续举人》载：“杨万春、字嵩年，同癸酉科。”癸酉为康熙三十二年，1693年。同卷《续进士》：“杨万春，康熙甲戌（三十三年，1694）胡任舆榜。天性孝友。贫无以葬其亲，尽鬻薄田数亩，以为营葬计。兄弟两人，怡怡如也。初任舞阳。舞地洼下，遇涝则尽成江河。一下车，亲率邑人疏浚沟洫，不数年尽成沃壤矣。……岁己丑（康熙四十八年，1709），奉部檄行取入都，特授吏部验封司主事。升本司员外郎，署文选司员外，寻升稽勋司郎中，又调考功司郎中，转文选司郎中。凡历铨部四司，皆能矢公矢慎，洁清自守。更搜铨弊之尤甚者，条上太宰张公，太宰深相许可，详明剴切，使本部著为令。岁辛丑（康熙六十年，1721），中州督学之命下矣。至则夙夜盟心，竞业自矢，且先后分校，所得文武士最盛。……视学方竣，卒于官。”路大荒先生编订的《蒲松龄集》收蒲氏致杨万春书札二通，一为《与杨松年（万春）书，寄舞阳》，次为《复与杨松年》，并见于《聊斋文集》卷五。这两封书札，俱作于康熙四十八年之前，杨万春任河南舞阳县知县时。《杨万春为潘牧仲暖居序》之详细作期今不可考，推之，当作于康熙四十八年杨由河南舞阳入都便道归里之时。文中所云“白山”，当指章邱、淄川、邹平等县交界处的长白山。隋代末年，邹平农民起义首领王薄曾据山起事，传有《隋大业长白山谣》。“潘天官”者，当指清初任吏部主事的章邱人潘颺言。查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），淄川左近州县明清进士之潘姓者，止潘颺言一人。据乾隆《章邱县志》卷八

《选举志》、卷九《人物志》称，潘颺言字陈伏，一字虞谟，号韦庵，顺治壬辰（九年，1652）进士，授直隶宁晋县知县，擢吏部文选司主事，诿吏议归。同书卷十《列女志》中，收潘颺言妻袁氏一条，其略云：“袁氏，吏部潘颺言妻。……时吴乱未靖，沿疆需人，颺言膺简命效用军前，所生三子方在襁褓，氏一力支持，躬操家政。年二十九而颺言歿，守贞四十余年，日以课读为事。”由此可知潘颺言共三子，潘牧仲当为其长。

《与某书》见于耿编《聊斋文集》卷七。收信人的姓名、事迹俱不可考。信中提到欲“烦杨嵩年写一手本”事，因县志所载杨氏生平，入都后至康熙六十年辛丑之前并无丁忧、出都之事，故推此札亦当作于康熙四十八年杨万春归里中之时。查《山东通志·职官志》，汉军镶蓝旗人叶九思于康熙四十四年任山东按察使，至本年升转山东布政使。《与某书》云“闻臬台有半载之留”，推之当作于叶九思卸任升转之前。康熙四十八年，江苏常熟人蒋陈锡莅山东巡抚任，曾命题考试士子，蒲松龄陪同他在西铺毕家的学生参加了这次考试，并作有《珍珠泉抚院观风》诗。

《与某书》中所说的“下榻”，所指当即这次陪试期间在济南居停事。赴试下榻本是因了毕家的关系，所以这位受书者当是与西铺毕家存在交谊的某人。

《为信侯与韩子宣启》与《八月为螽斯侄与韩受锡启》都是代人而写的婚启，俱见于北图藏《聊斋文集》第四册，被耿士伟列入“另为哀存，用备采录”的一类文中。前篇中的“信侯”，即蒲松龄的族侄蒲瑞。《蒲松龄集·聊斋文集》卷九，收有一篇同为代蒲瑞而作的《代信侯侄祭苏若佩文》。淄川《蒲氏世谱》蒲瑞小传：“蒲瑞，配赵氏，子三，字信侯，号公执。顺治辛卯（八年，1651）举人，戊戌（顺治十五年，1658）进士。任浙江省金华府汤溪县知县，……三年致仕而归。……卒年六十有八岁。”蒲瑞任汤溪知县始自康熙七年（1668），称廉明，有宦迹，但为人

旷放，不拘小节，终以酒失降调而归。蒲松龄在这篇婚启中称受者的先人为“贤豪”、“虎父”，所指盖为淄川人韩敬止。《淄川县志》卷五《选举志·武科》：“韩敬止，字德渊，一字建侯，淄川北乡人也。家本世胄，幼习举子业有声。及长，翻然曰：‘大丈夫会当从六郡良家子，跨铁柄裆，驭啮马。左馘盗首，右磨盾鼻，草露布，肃清海宇耳。安能啜嚅作兔园老生为！’用是取孙、吴、穰苴诸家书及鱼丽鹅鹳、孤虚旺相法，揣摩而讲肄之。比天启丁卯（七年，1627），褒然与鹰扬之宴矣。当其时，珰炎熏天，流寇西江，蹲沓蝟集，伏莽丛起，所在糜烂。粉榆社人人自危，举匿缩城中。州邑亦在在乘墉与黄巾角也。会朝廷有团练乡兵之命，邑人交推将军。将军重违桑梓意，乃摄谏（稷）门、长白苍头千百人，为画屯御之策，教以比伍卒两之令，而兰锜渠答、壁垒一新矣。两台使交题，以加衔守戎团练于邑，此明威将军所由阶也。……子煊登贤书。将军年六十七卒，于康熙五十三年祀乡贤。”这位韩敬止，乃是蒲松龄在淄川西铺设帐栖止三十年的东家毕盛钜的岳父。可能正由于这样的关系，蒲松龄写过一篇《举韩建侯入乡贤启》，见《蒲松龄集·聊斋文集》卷五。数年之前，笔者在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翻检到一函四册的《淄川韩氏世谱》，知韩敬止有子五人：燧、煊、燕、焯、燮。《为信侯与韩子宣启》所说的“韩子宣”，当即韩煊，宣与煊乃同音之误。启中说“韩子宣”“游神于学海，探骊业已得珠；贾勇于词坛，处囊何难脱颖”，与县志韩敬止小传所载“子煊登贤书”的行事也正相合。《淄川县志》卷五《选举志·举人》：“韩煊，字晓生，号韞斯、同壬子（康熙十一年，1672）科。初任东平学正，再补沂州，三补濮州。……癸未（康熙四十二年，1703）正月赴春官，路侵霜露，溘逝于涿鹿旅次。”《为信侯与韩子宣启》称蒲瑞“解组十年，已似丰林之鹿”，推其作期，应在康熙二十年左右。

《八月为鑫斯侄与韩受锡启》是作者代自己的另一位族侄蒲振趾而作的婚启。振趾字鑫斯。关于振趾及其兄振铎(字觉斯)、父兆昌(字文璧)的行状,英国学者白亚仁(Allan Barr)在《关于蒲松龄的两篇同名小说〈三生〉》(见《文献》1988年第3期)文中作过介绍。康熙五十一年,蒲松龄七十三岁时写过一首《忆侄鑫斯》的诗,曾历述两人交往的情状:

飞光日夜去,头白齿忽豁。人生七十余,死别悲数数。
阿咸坦白人,稚齿同戏谑。表里无榛梗,至老尚如昨。岁时
登我堂,开襟慰间阔。倦鸟期飞还,拟为香山约。杖履偕游
钓,酒茗共杯酌。白杨何萧萧?九原业不作!古道亦已亡,
季氏良衰薄。四顾无居人,余怀将焉托?

在一九三六年世界书局出版的《聊斋全集》中,此诗结句为“悲来眼酸辛,泪下不能阁”,比今本《蒲松龄集》多出十字。振趾之父蒲兆昌是明天启元年(1621)的举人,从这首诗的内容看,振趾与松龄的生年当也相去不远。由此推断,《八月为鑫斯侄与韩受锡启》当是蒲松龄青壮时期的酬世之作。

附录 蒲松龄佚文四篇

一 杨嵩年为潘牧仲暖居序

同井相助,高人于以买邻;为善相关,君子因而择里。盖间党之系于人者,重矣。若夫东阡西陌,戚里之所话言;近水遥山,童子之所游钓,庐墓萦怀,尤难已已。佛头村在白山之阳,霞起则映其楼台,云散则绕其闺闼。秀色满匡,爽气在袖,遥望之,宛然小李将军设色,山岚村树,茏葱四合。余宗人族居其东,相去里许。旧岁,余以席帽初离,从宗人上墓,益近就之,见有楼居与山光相映,问之,则潘天官之故里也。盖先生为诸生

时，饘粥于斯，迨后云路腾骧，为世名臣，亦可见山林灵（疑脱字）之间，气非偶然矣。其长公牧仲，又复挺挺秀出，光霁宜人，知名山之钟灵，方未艾也。顾数年来，寄居别业，惟春秋一临坟墓，以故乡人多罕见之。而沐余泽、思丰采者，炙耿光（下缺）

二 与某书

下榻连日，仆马均蒙照拂。何以报德？梦寐所难已也。别后，令公郎想已得历下名师。图南之业，日已有成。闻臬台有半载之留，亦不可谓非鄙人之幸也。前书一卷，如已发出，寄来一抄。如不曾发出，即烦杨嵩年写一手本，便中讨之。临池愧悚，琐渎无已。

三 为信侯与韩子宣启

鸳牒久注，青鸾啣桂阙之书；凤兆初开，赤绳系丝帟之锦。玉镜台辱投暗室，顿生蓬荜之辉光；金雀钗传视家人，喜晤帟房之笑语。承休心动，捧翰颜开。亲家台台：卓卓才人，翩翩公子。凤毛麟趾，克绍虎父先声；雾飞烟凝，能承凤楼旧绪。游神于学海，探骊业已得珠；贾勇于词坛，处囊何难脱颖！虽则他年鹏翼，尚未抟霄；行看此日龙鳞，已堪破壁。且灵钟渥水，定生千里之驹；而种覆蓝田，当产连城之玉。盖以贤豪之后，端有奇人；故于襁褓之中，早覩英物。纵使求援求系，或兴采衡之思；意必河鲤河魴，乃惬食鱼之愿。不佞，簪纓失意，鬓发惊心。解组十年，已似丰林之鹿；耑城数载，犹生冷釜之鱼。惟克藜藿之肠，聊且舞莱衣萱寝；如遂蟹螯之志，便当营裘于糟邱。人非王谢之风流，门玷崔卢之阀阅。矧小儿学操铅槩，笔未见夫江花；新效巢鸠，计已穷于向累。褐衣在抱，初协虺梦之占；明月投怀，讵作门楣之庆。坦腹于床，有之矣；画雀于屏，敢乎哉！承

达人之旷怀，无嫌谄陋；托公子之高义，谬附昏姻。只缘累世通家，曾切同谱之幸；因而百年永好，遂忘倚玉之羞。脱非种欢喜缘于前生，何得辱秦晋好于今日？自是莛萝施于松柏，长荷幌幪；蜩莺奋于枋榆，尚求接引。惟愿佳儿佳妇，式协鱼水之欢；庶几宜子宜孙，永迓麟凤之瑞。肃将葵藿，聊报琼瑶。

四 八月为蠡斯侄与韩受锡启

受锡，苏氏婿也。其人多能。善丝竹，工雕刻，尤精医道。

兔白常圆，捣元霜于永夜；嫦娥下嫁，悬玉镜于中天。松柏垂青，石上之藤萝永系；婆娑结绿，月中之桂子长生。喜溢门阑，欢生蓬荜，恭维亲家台台：海岳名门，荆州重望。文启八代，获昌黎氏之家传；声动诸侯，得长桑君之秘授。风斤月斧，凌碧落之飞鸢；湘竹柘丝，妬紫楼之玉凤。观伯愈之为子能孝，必达身教于香闺；闻长公之少妹多才，定移心传于绣阁。雪簷柳絮，宜张丹雀之屏；雨枕藕花，堪贮黄金之屋！是必瑜珥美质，

（疑脱字）鸳鸯；而蕙兰芳姿，将随鸡犬耶！弟学窥豹管，计类冰虫。缥缈云程，与星汉之波涛上下；苍茫泮水，共罗浮之烟雨沦连。笔墨不灵，空使管城误我；莺花易去，遂教邓禹逼人。山泽乃生龙蛇，培塿岂有松柏？长男尤懒惰，漫学涂鸦于案头；八岁尚娇痴，止解弄雏于膝下。总刘宴之髻，既所未能；登郗氏之床，夫复焉敢？情虽切于鲁卫，势迥隔乎云泥。然魏公闻吐哺之诗，竟合同心结豆蔻；若兰善回文之锦，敢求巧样作胡卢？青鸟飞来，伉俪无嫌。齐大赤绳议定，系援幸托周亲。盖玉种生前，肇和声于琴瑟，而丝幕外（疑脱字），卜余庆于麒麟。敬为鱼雁之投，肃俟琼瑶之降。临启，何胜欢忭踊跃之至！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济南山东大学中文系